

MAN & BEAST

A Visual History

人与兽

——一部视觉的历史

[法] 加科·布德 著
李扬 王珏纯 刘爽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MAN & BEAST

A Visual History



MAR 26/02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兽：一部视觉的历史/[法]加科·布德(Boudet,J.)著；
李扬,王珏纯,刘爽译.一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7
ISBN 7-80603-566-4

I.人… II.①加…②李…③王…④刘… III.动物—关系—人类 IV.Q98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881 号

©Editions du Pont Royal, Paris, 1962

©山东画报出版社翻译出版,2001

书 名 人与兽——一部视觉的历史

著 者 [法]加科·布德

译 者 李扬 王珏纯 刘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编务室(0531)2060055—5420

市 场 部(0531)2906847(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 址 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787×1092 毫米)

20.5 印张 619 图 150 千字

印 数 1—7000

I S B N 7-80603-566-4/Z·147

定 价 6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前 言 序 言

13

一 动物为神

63

二 动物为役

115

三 动物为伴

159

四 动物为饰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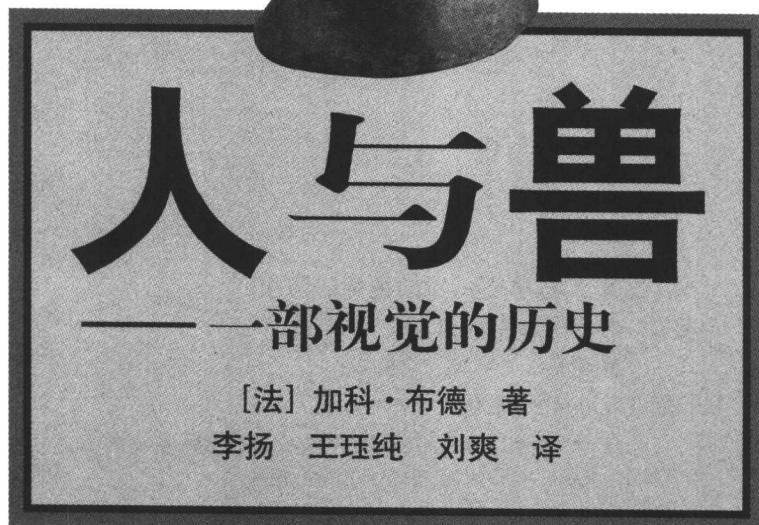
五 动物为靶

271

六 动物为友

MAN & BEAST

A Visual History



MAR 26/02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兽：一部视觉的历史/[法]加科·布德(Boudet,J.)著；
李扬,王珏纯,刘爽译.一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7
ISBN 7-80603-566-4

I.人… II.①加…②李…③王…④刘… III.动物—关系—人类 IV.Q98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881 号

©Editions du Pont Royal, Paris, 1962

©山东画报出版社翻译出版,2001

书 名 人与兽——一部视觉的历史

著 者 [法]加科·布德

译 者 李扬 王珏纯 刘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编务室(0531)2060055—5420

市 场 部(0531)2906847(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 址 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787×1092 毫米)

20.5 印张 619 图 150 千字

印 数 1—7000

I S B N 7-80603-566-4/Z·147

定 价 6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前 言 序 言

13

一 动物为神

63

二 动物为役

115

三 动物为伴

159

四 动物为饰

215

五 动物为靶

271

六 动物为友

前　　言

人类与动物在这个星球上已共存了多少万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是赤身裸体、工具简陋的人一直在独自面对着同一个世界的其它居住者。

要讲述这段人与野兽共存的历史，殊非易事，因此尽管作者认真爬梳史实，罗列归类，仍难免有一些疏漏。虽然本书并不完美，但是有一点足以把它推荐给世界上每一位动物爱好者，即这是一部充满爱心之作。它试图用语言和图画来讲述人与动物之间亲密和互相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条扯不断的纽带，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联系着人与动物，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人还有一点和动物一样的灵气，这种关系就会永存不灭。

同时，也是出于爱心，本书如实地展现了人与动物基本关系的另一面，即彼此之间根深蒂固的冲突。人类既把动物当偶像，崇拜它们的力量；又利用其弱点役使它们，书中反映的正是这种爱惧交加、善恶并存所构成的人兽之间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

这不是一本记录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也不是一本动物生理学的专著，它直截了当地讲述人与动物如何互相适应以达共存、人对动物的那种在敌对与友善之间徘徊的态度如何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改变的历史。

为本书选择图片颇费周折，因为可选择的简直是太多了。在远古的时候，亦即这本书开头的时候，人类还没出现呢，可是整个动物王国却已井然有序了。

也许这篇前言应该写得更长一些，也许读者想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祖先面对那些早已消逝的史前庞然大物时的恐惧，还有他们如何防御和抵抗这些猛兽。可是，关于这段历史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太少了。凭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史料来看，即那些他们留在洞穴里的壁画，我们的祖先极其重视周围的那些动物。他们没有画自己的朋友、孩子或者女伴，而是把野兽作为主角。只有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之后，猎手及其武器才和它们的狩猎对象一起清楚地出现在画里。

那么这些远古的人类，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呢？一旦基本的要求被满足之后，他们想要的无非是能像鱼一样游，像鸟一样飞，或者像鹿一样地跑。

随着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动物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少。相反，一旦人类对自己的基本物质需求有把握满足，他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去追求精神上的东西了。这时候动物充当了寄托精神的对象，变成崇拜的偶像，开始时只是迷信的恐惧神像，后来发展为欣赏和爱戴之象征。

从这段时期开始，本书的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类开始摆脱对动物原始的恐惧感，并用较理性的眼光来了解动物；但是同时，人们对动物的兴趣又总是限制在寻求最佳方式以求利用它们。

这并不是说动物不再被当成神秘和奇迹的来源了。当一些游客从遥远的地方带回奇异的动物，有关这些外来之物及其神秘力量的传说就层出不穷了，动物于是变成寓言故事里的主角。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又逐渐成为娱乐的对象了。

再进一步发展，动物便进入艺术、文学和科学的领域：它们成为人类“共同的使用者”，为各种研究和实验充当受害者、奴隶和对象。只有到最近一段时期，人与动物的关系才有所改善，人类开始把它们看做朋友，加以照料、保护和珍爱。

本书把人类与动物的历史分为以上几个方面讲述难免失之粗略，仅能大概地引导读者翻看这段所谓有智能的人类在不同的时期，如何与其较弱智的动物兄弟相处的历史。

但是，在传说与事实、迷信与现实、想象与科学的探索之间，我们并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介绍，而是在收集的大量资料中，试图为读者选择最能说明问题的史实。这不仅仅是一本教育性的图书，它还包含着一种信息，向我们敲响警钟，让我们的后代懂得他们有义务保护这个经历了多少万年而生存下来的世界的完整：让我们记住生命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人类不能没有动物，而动物却完全可以不需要人类。

序 言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创世纪》第2章

在《圣经》的开始有一个愉悦的场景，即亚当视察所有的动物并一一予以命名（图1），但《圣经》的最后却令人类心神不定：“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图2）

人类主宰地球虽已有多少万年之久，可是对这些先于人类而居住在此星球上的奇异生物的记忆却从未泯灭，在圣约翰的《启示录》里就有担心它们回来的恐惧。为什么这些史前爬行动物时常在神话传说中复活呢？梁龙、禽龙、恐龙，无论是温顺的食草类或是凶恶的食肉类，都早已在人类之前消失，它们的骨架化石已成为博物馆的珍藏。也许，这些在发展阶段上远低于我们的动物从未完全消失，它们仍然存活者，见证着进化的历程。直到20世纪，科学家才发现侏罗纪时代的活“龙”（图3）。直到1953年，他们才能对活捉的空脊鱼进行研究，而这类动物已存在3亿年了。通过类似研究，科学家才能追溯到神秘生命的源头。

生物学和史前化石学不会遽下结论，但这些研究足以显示，

图 1
亚当给动物命名。
(手稿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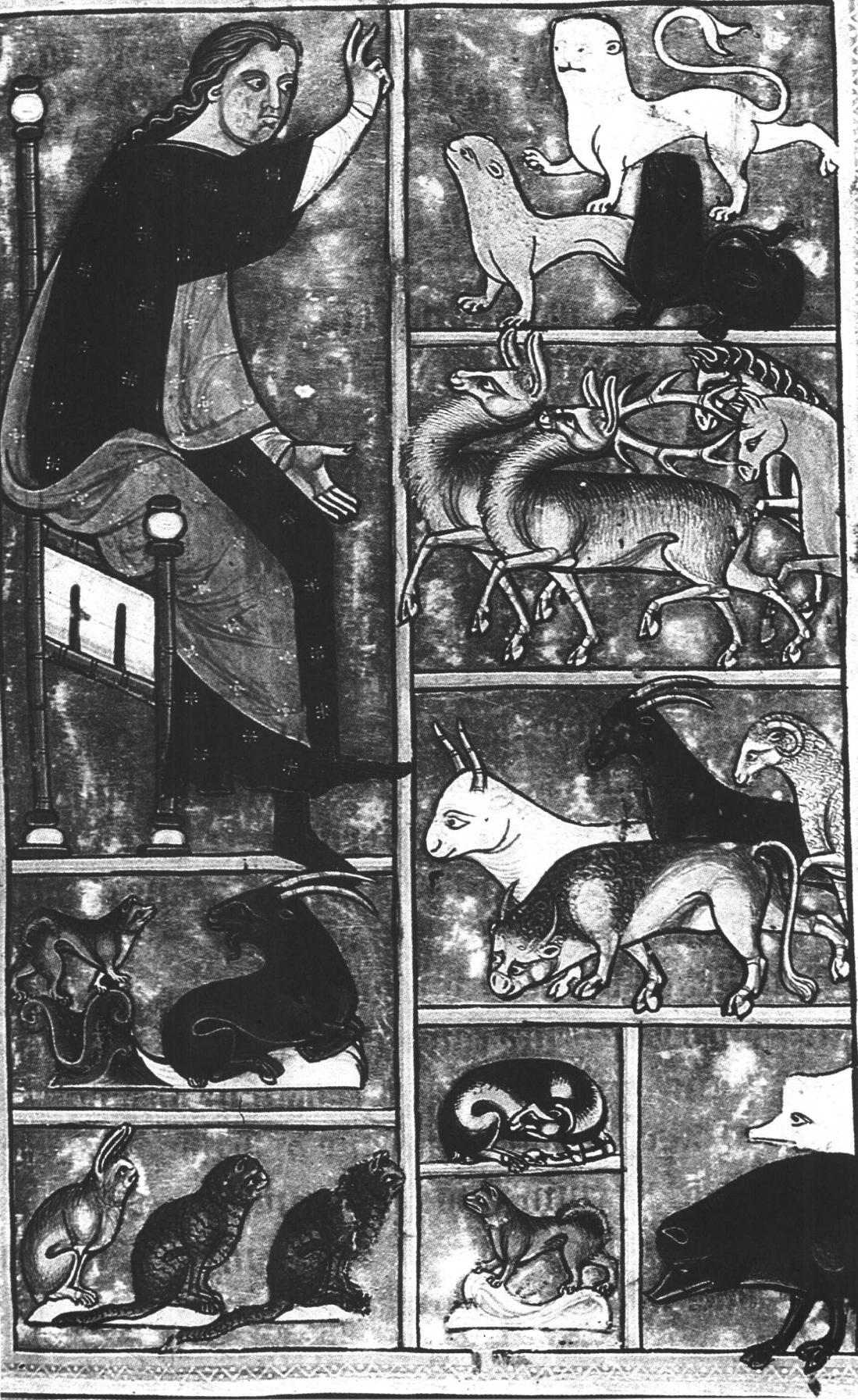




图2
圣约翰的
《启示录》



图3 巨蜥，侏罗纪时代的残存者。1912年在科摩多岛发现。

人类应该以非常谦虚的态度认清自己在漫长进化史中后来者的位罝。不仅如此，人类也不是拥有智慧和发明本領的惟一族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的“达尔文鸟”，会用嘴里的刺挖食；海狸用自己的“双手”修筑了坚实而高效的水坝；响尾蛇在眼睛和鼻孔中间有一个器官，能测出其它动物体温发出的红外线，其敏感度达到千分之一。而群居的昆虫又如何呢？他们除了说话，别的什么都能做到。科学研究显示，一旦某种动物获得语言的能力，将会永远拥有。鹦鹉虽然的确拥有某种语言的天赋，自己却不知所云，但某些类人猿离会说话也就一步之遥。它们缺少什么呢？有人认为是缺少几千条特别的神经而未长成“正常的大脑”，有人认为缺少的是直觉因素。

无论如何，人类与动物的区别看似细小，却至关重要。但是，两者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有着漫长的相处的历史。时至今日，在保持生态平衡上功不可没的动物兄弟，却日益面临灭顶之灾，我们不禁大梦方醒：回首万年，来探寻那时人类与动物王国共存时的情景，已刻不容缓。

巨大的脚印穿过高高的草丛，伸向深不可测的灌木地帶，留下巨兽的最后足迹。老鼠般大小的精灵胆怯地歇息在大森林边缘的树上，似乎才发现下面就是结实的土地。眼镜猴（图4）

用其灵活的手脚从树上爬下来，学习在地面上生活。

住在树上的灵长类动物曾经以果子、树叶、幼芽为食，后来可能也捕捉少数昆虫。经过几万年的时间，它们慢慢地演变成食肉动物。在此过程中，它们还逐渐地学会了站立，进而统治了周围的世界。今天我们知道，这只老实的眼镜猴是人类最早的祖先之一，尽管在马来群岛和南非偏远角落还能找得到和它一般模样的猴子猴孙。在一个由狐猴、猿猴等组成的神秘的猴类王国中，只有它脱颖而出，最终演变成人类。在这个星球上，8亿7千万年的动物进化史，对这样的结果来说，也是够漫长的了。

现代人最直接的祖先可能有数种：1200万年前的类人猿（图5），懂得用火种的北京猿人（图6）等。尼安得特尔人（图7）出现在两个冰河时代之间，头较大，以实行丧葬礼仪著称，与强壮结实的克罗马尼翁人（图8）并称为现代人类的模型。他们是最先显示智力的猿人，尽管还有些胆怯惊恐，但注定会成为万物之灵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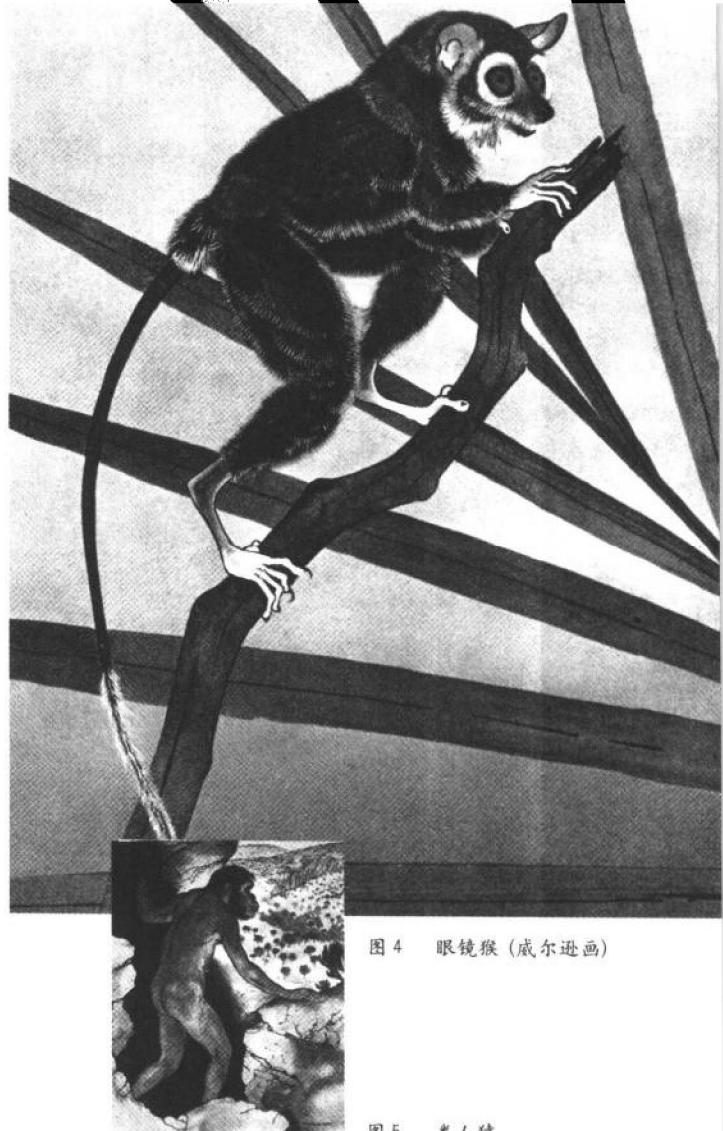


图4 眼镜猴（威尔逊画）

图5 类人猿



图6-8 自左至右依次为北京猿人、尼安得特尔人、克罗马尼翁人。

一、动物为神

早期的人类曾与地质时代最后幸存的巨兽共同生活在一起，在不断的难分难解的争斗中，人类学会了既与动物共存，又有非我族类之别，还怀着一种迷信的敬畏把它们画在洞穴里。很明显，五六千年前居住在印度河、尼罗河流域的人曾把野山羊、狮子和野牛奉为神明。人对动物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在埃及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对他们来说动物既是图腾和神，又是精耕细作中不可缺少的家畜。《圣经》中也有许多例子表明中东人对动物既喜欢又排斥的复杂感情，比如夏娃的蛇、诺亚的方舟、以撒的牺牲等。相对其它的动物来说，驴和狗被当做偶像的时候更多些，不过在希腊米诺斯神和古波斯太阳神的故事中公牛是最神圣的，因为它的角是人类最大权力的象征。在希腊神话中，当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将人类从巨兽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并为文明铺平了道路之后，曾有过一段和平的时期。人和动物的关系中仍有奇妙的因素，但是人类真正的惧怕和残忍的情感已开始变成传说。希腊人崇尚马，并把海豚当做朋友。

